炎興下帙八十七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戊申盡二十九日

辛亥

二十六日戊申樞密副使王庶奏乞免簽書和議文字

王庶與講和異議虜改作金使張通古等將到國門庶乃奏劄乞免簽和議文字曰臣識性蒙昏計慮疏闊待罪樞庭曩無稱效閒者虜改作金使之來大臣簽議或和或戰所主不同臣忠憤所激輒爾妄發不量彼已之勢不察時事之宜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

復謂虜改作敵情叵測不可以仁恩馴服删此四字改作理遣王倫之往必致稽滯今聞奏報已還近境和議可決臣謀不逮遠知昧通方使之具位效官猶恐瘝曠況當本兵之重曷以稱任臣之失職罪不容誅伏望睿慈速賜降黜以正無知誤國之罰陛下未欲遽置閑散止宜處之外服以備緩急或以適此執政闕員未便斥出卽乞特詳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節滯固不移粗安顓愚之性臣區區悃愊非敢飾詞深慮緘默有傷國體是日親降筆不許辭免簽書利議行遣事庶再具奏曰臣聞

昔楚王有吳人之難使由於城糜復命而不知高厚大小子西怒曰不能則辭對曰固辭不能而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以背受戈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所不能也臣然後知古人以忠事君者其才之能與不能未嘗敢以一毫欺人故於艱難禍亂之際各以其能自效而國家可安也臣生於陝西漸染其風氣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嘗欲以氣吞強虜改作敵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非其所能而強使之則恐誤國家之大計故臣願陛下惟責臣以修戎兵不以講和之事命臣則緩急

之際可以枝梧縱使金人知陛下命臣以此則奸
其 改作
謀不得肆而和好易成雖曰治戎兵其實促使和
也又況臣賦性愚魯嘗云金人不可和今若預此事
臣身爲大臣自爲二三何以使人也唐渾瑊馬燧李
晟將之忠賢古所未有德宗能用之吐番君臣大懼
尚結贊謀曰唐之名將惟此二人不去之必爲吾患
於是甘辭厚幣以申勤懇朝廷然之會盟於平涼李
晟以言不可信罷渾瑊以被刼罷馬燧以爲所賣罷
果如其計而無一人留者願陛下察臣孤忠特留聖
念天下幸甚貼黃契勘臣前次所上章疏及與王倫

議論實有妨嫌陛下亦嘗洞照底裏今若不自陳稟
則又如趙鼎劉大中輩首鼠兩端於陛下國家何益
兼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伏乞睿慈除臣
一近邊州郡願效尺寸以盡臣節
施廷臣爲殿中侍御史
勾龍如淵除御史中丞不數日監察御史施廷臣抗
章力贊和議秦檜念如淵之言當擇人爲臺官使盡
擊去不附和議者故除如淵中丞又除廷臣侍御史
除目既頒搢紳駭愕道路以目莫敢異辭又有寺丞
莫將上疏附會和議驟除起居舍人沈該亦因附會

由冗散而召對中外沸騰兵部侍郎張燾曰吾世受
國恩身忝法從不可自同於眾當念以死爭之乃上
疏極論其非曰臣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
還念兩宮之未復不憚屈己以與虜改作金人議和夙
夜焦勞存心懇切皇皇汲汲惟恐後時特以眾論未
同故未欲輕屈耳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事
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退從容獻納庶幾
天聽為回卒不至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復
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為一身進取之資不恤
君父屈辱之恥覈實定罪殆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

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綱紀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
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眾議固已嗤
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
然既同鄉曲又同腹心惟相附會變亂是非豈不紊
國家之紀綱蔽陛下之耳目乎眾論沸騰方且切齒
而沈該者又以此議由冗散而召對莫將者又以此
議由寺丞而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
知觀望而將則奸人該則贓吏也考其平日奚所不
為陛下柰何遽與此曹斷國論乎今既拂眾情敢犯
公議熒惑聖聽惑移聖心力圖顯官如取如攜臣恐

徼幸之徒皆有覬覦之心乘時射利布列要塗倡和
邪謀終危社稷此臣所以痛憤不能自已也夫自六
察而陟臺端超躐甚矣至以寺丞而擢記注則自祖
宗以來未之有也除目既頒縉紳駭愕道路以目莫
敢一言是此等輩氣焰皆已能箝人之口矣一時小
人緣類偕來羽翼既成何所不可詩曰憂心悄悄慍
於羣小孔子曰小人成羣斯可慍矣今如淵廷臣將
該輩漸已成羣豈國之福哉伏望膺斷翻然改特
加斥逐庶幾少杜羣枉之門天下幸甚至於議和則
王倫實爲謀主彼往來虜改作敵中至再四矣陛下所

倚爲心腹而信之如著龜者也今其爲言自以二三
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望陛下仰念祖宗付託之重
俯念億兆受戴之誠貴重此身毋輕自屈但務雪恥
但思復讐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
告以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
所欲盡歸於我然後徐議所以報之之禮似未晚也
如其變詐將復誘我以虛辭則是包藏終不可測便
當勵將士保疆場自治自强以聽天成以俟天時天
時既至何爲不成何求不得伏願陛下少忍而已所
謂自强之策豈有甚高難行之論特患陛下不爲而

已君臣上下協力一心定爲規模一新庶政安往而不得志哉矧我將士浸皆可用比之往年氣已數倍萬一未能進取以之自守蓋有餘矣釋此不爲而甘心卑辱之事臣竊惑之仰惟陛下脫身艱難危苦之中保有國祚一紀於茲矣其所恃者不在人心乎自朝廷有屈已之議上下皆已解體儻遂成屈已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陛下戒之重之臣世受國恩身參法從不敢自同眾人是用輒敢進言夫言而犯雷霆之怒罪固當死不能救止而使陛下受屈辱之恥罪亦當死干冒天威俯伏俟

命所下施廷臣莫將除命更取自聖旨指揮

二十九日辛亥史館校勘范如圭貽秦檜書責其主和議

書曰史館校勘范如圭曰者獲以職事侍鈞座於史院幸聞緒餘之論謂先儒訓釋春秋不務空言皆可見諸行事如圭竊以爲先儒有可行之學而未必得其位相公既有其學又得其位矣而施設舉措乃若與經旨相戾者心實疑之不敢默默禮經有曰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土誓死以報魯莊公父弑於齊又爲齊主昏同狩於禚連兵合黨伐衛圍郜及

盟於蔟納公子糾其忘君背父滅絕人之大倫如此魯國臣子則而象之於是公子牙之弒成於前慶父無君之心動於後圍人犖卜齮之徒交侵於黨氏武闈之間而子般閔公皆不得其死仲尼爲此懼故一書特書以著其罪惡爲萬世臣子之大戒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崩於沙漠去春凶問既至主上攀號擗踊哀動天地四海之內若喪考妣相公身拜元樞不於此時建白大義乘六軍痛憤之情與之縞素揮戈北向以治女眞反天逆常之罪（删治字改作聲）顧遣一王倫者卑辭厚幣以請梓宮甚矣

謀之顛錯也春秋之法讐不復賊不討則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夫人之痛莫甚於不得其死君親不得其死而不復讐不討賊使神靈含冤抱恨於地下而不伸雖得梓宮而葬之於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將出師誓滅鯨鯢以迎梓宮者矣雖其力小勢窮不能有濟而名正言順亦可以無愧於天下後世未聞發幣遣使祈哀請命以求梓宮於寇讐之手者也女眞（改作金人）用是知我無復讐之心可以肆爲玩侮仍示欲和之意使倫歸報交使往來至於再至於三其謀我益深言益甘我之

信彼益虔禮益恭墮其計中不自知覺雖三尺童子
皆爲朝廷危之倫之言曰女眞欲以梓宮母后淵聖
皇帝中原境土悉歸於我審如是豈惟足以解吾君
終身之憂哉乃天下臣子之所大願也然自王者迹
熄五霸而下鮮不以詐力相傾今乃欲以信義之道
望於豺狼（刪此三字改作彼）甯有此理且讎日之報與不報
在彼無毫釐利害至不難從之事也我之懇請屢矣
而寂無聞焉於其至易者尚不我從則其他可知矣
春秋之於中國書名爵而夷狄則以號外而賤之也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外而賤之以爲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不得不峻內外之限別貴賤之分以防不測之
患於未然也凡中國諸侯與夷狄盟會者春秋必謹
志而深譏之其法嚴矣（刪春秋至此入十九字）女眞（改作金人）自海
上結盟借助於我以滅契丹既滅遂犯（改作攻）汴都其
不可信一也既爲城下之盟講解而退矣曾不旋踵
復圍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時厥後和使項背相望
而侵犯（改作掠）之兵無歲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
城乃始斂兵議和誘我二帝出郊刼之而去其不可
信四也劉豫其所立也事之無所不至一旦執之如
探囊中物其不可信五也彼之包藏奸詭（刪此四字不可）

測度如此何爲一旦與我如是之厚哉或者謂虜酋改作金主初立粘罕改作尼堪已死親族離畔契丹復振方務自保畏我加兵故欲釋憾解讐以免南顧之慮豈其然乎自劉豫既廢之後我益畏縮遠屏未嘗敢向北方發一矢彼何憚於我哉是其深謀長計欲不費一鏃而坐收混一之功耳聞其使稱詔諭挾冊命而來要主上以下拜之禮果有之乎其無也果可從乎其不可從也反面事讐匹夫猶不肯爲恐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爲梓宮屈爲皇太后屈爲淵聖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獲伸於一日志願足矣遑恤其他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開陳於咫尺之前乎誠使一旦拜受女眞之詔冊則將行女眞之命令須女眞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眞之土率土之濱莫非女眞之臣我宋君臣上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徽宗顯肅之梓宮遂無地可葬母后淵聖之輀軿遂無家可歸矣無乃違主上聖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節乎昔漢高祖責數項羽兵不少解卒能免太公於俎上晉大夫征繕以輔孺子使惡我者懼卒能歸惠公於强秦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相公不用

此策以慰我主上孝悌之念柰何欲誤主上舉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棄之哉今所以委曲順從虜敵意不敢少有違忤者惟恐其不歸梓宮母后淵聖而加兵於我耳曾不知一正君臣之分則號令生殺皆出於其手設若擁梓宮母后淵聖於大江之外下一紙詔召吾君相以下來迎於境我若從之立有禍變如其不從彼將責我曰吾歸而父母之喪歸而親歸而兄有大造於國而乃違我之命不肯來迎是不孝於父母不恭於兄不忠於我也聲罪來寇改作討將何以待之事至如此則前日所以順從其意者非特

未有分毫之益適足以致莫大之禍和好既敗雖兵不用其可得乎爲和之說者必曰今雖講和而邊備實未嘗弛必無意外之患如圭觀之朝廷以議和故謂謀臣猛將可以折衝禦侮者皆無所用或斥逐而遠之或併之於驕庸之將又包羞忍恥甘心屈辱以沮喪士氣而離其心殆若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兵者而謂之不弛邊備是內欺其心上欺人主下欺億兆之眾也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卽位也由天下臣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至於今日天下軍民豈肯聽吾君北面而爲仇賊改作讐之臣

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憚於屈己天下軍民以愛君之故不肯聽主上之辱身用此拒虜（改作敵）不爲無辭若其舉兵而來適足以激怒吾眾我以大義明詔天下率勵瘡痍之餘共雪父母之辱乃不可失之機會也忠義之動孰不奮發中外貔貅之士數十萬眾懷憤怒不平之氣思一吐之積有年所惟君相用之如何耳昔申胥一身乃能存楚楚雖三戶足以亡秦遂氏四家盡殲齊成田單孤壘一戰而復濟上七十餘城惟其誠心懇切以氣直決勝負耳況女眞無道已甚（刪況女至中國雖敗七字）中國雖敗亡之餘亦未至如

卽墨遂人之弱詎可甘心降虜（改作人）而無自強之志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贊成主上受此屈辱如有奸雄因眾心之憤擁數十萬眾仗大義以問相公之罪則將何辭以對且如靖康以來爲女眞（改作金人）之所屠戮者非將士之父兄則其子弟幸得脫身於鋒鏑恨不得女眞之肉臠而食之（刪幸得至此十八字改作於是人思效節今改作相公反愛信之如天屬之戚萬口籍籍扼腕忿怒莫不歸罪於相公相公亦知之乎相公嘗自謂我欲濟國事死且不避甯避怨謗相公之心則忠矣使殺身而有濟於君固志士仁人之所願爲也若犯眾

怒陷吾君於不義政恐不惟怨謗而已將喪身及國
毒流天下遺臭萬世苟非至愚無知自暴自棄天奪
其魄心發風狂者孰肯爲此靖康時有老卒郭京者
自言有異術能遁形用兵使敵人莫覺宰相何桌信
以爲然使爲大將募京城市井狂浮之徒部分教習
爲之奇兵城中之人皆知京不可用惟淵聖與桌傾
心委任不以爲疑方其引兵出城也君臣猶延頸以
望成功及既敗而走然後悔之已無及矣今倫之妄
何以異京願相公鑒覆車之轍早悟而改圖之無至
事敗頓足拊髀悔恨於不可柰何之時也如圭聞虜

改作金使爲接伴官范同所難顏已恭順不敢過索禮
數人皆以爲喜如圭私憂過計竊謂其既以詔諭爲
名豈肯但已哉深恐一旦到朝乘君臣上下震慴危
懼之際張皇事勢以恐喝朝廷我或倉惶錯愕不暇
顧慮遂爲之屈則大事去矣可不早定計也書曰三
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前日詔侍從臺諫之臣所議既
上不知以屈爲可者有幾以爲不可者有幾相公何
不啟主上遍觀而熟計之人心惟虛一而靜如止水
與鑑乃能明燭物理毫髮無遺苟有所偏主則雖泰
山在前而且不見相公豈可執一己之私意而忽深

思焉則是非利害判若黑白矣若曰主上聖意堅確
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於相公也春秋之法王朝
公卿書爵而宰咺渠伯糾皆書名者以其承王命而
賄諸侯之妾聘弒逆之人故貶之也當不義而不知
其不可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不忠言不聽而不去
阿諛患失惟命是從貽誤君父則將焉用彼相矣此
張華所以見責於張林而不能答也相公立乎人之
朝謀人之邦國而欲使萬乘之主辱身於不共戴天
之讐較諸咺糾罪孰輕重聖人復起難乎免於誅絕
矣昔堯舜與羣臣謀謨廟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

咈可否相濟不專尚同故能相與致巍巍之功孔子
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
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
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北來議論鯁直不肯詭隨者往
往聽其去而柔媚諂諛之人相公平日所疾者乃或
號召豈相公厭惡正直覺今是而昨非乎將使吾君
惟以莫違予言爲樂雖知其足以喪邦亦莫之恤也
可不爲痛心哉傳曰夔不虞緯而憂宗周之隕懼將
及也今日存亡危急之秋死生禍福上下所同誰不
可言者而當路巨公乃或謂士大夫各有司存不當

越職論朝廷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而自塗其耳目
也擿埴冥行將入於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矣靖
康之間相公不畏其死發一忠言高名大節輝映千
古卓然如太山北斗天下仰望殆不可企及如圭舅
氏胡文定公每訓子弟舉相公爲標準相公亦以道
義相知生則援之於朝與謀國政歿則發揚幽光被
哀榮之典施及不肖之甥亦蒙收錄且辱與進款賜
教戴恩眷厚矣今茲濫從諸儒備僚屬之末誠不忍
相公壞前日之名節受天下之怨怒禍集厥躬而併
及於國家也與其雷同衆人竊議於後孰若獻區區

之忠於執事者庶幾悟聰聽於萬一哉恕其狂直而
用其言惟相公之命怒其僭越而加之罪亦惟命不
勝皇恐之至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七校勘記

乞免簽書和議文字　脫書字　大臣僉議　僉誤作簽　感移聖心　感誤作感　以聽天命　命誤作成　所有施廷臣莫將除命　有誤作下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　不誤作其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八

炎興下帙八十八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辛亥盡十二月一日癸丑

王庶再上乞罷和議劄子

李光參知政事

張守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劉一止起居郎

劉一止紹興二年爲起居郎以宮祠去後除祠部員外郎賜奉祠俄除浙東提刑一止立朝議論剴切士

論歸之時上眷不衰八年九月召赴行在奏對稱旨
上喜除秘書少監未幾復爲起居郎制曰自起居注
行而著作之官遂分自時政記作而二史之職幾廢
允惟賢哲昭示典型褚遂良知人臣之當官守規模
遠矣魏謩不敢陷人主於非法論諫兼之我得其人
可追二子勾龍如淵之詞也

王庶不允辭免簽書和議文字乞解機政

王庶屢上劄子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上不許遂
密職事第一劄子曰臣聞晉武帝之伐吳也大臣張
華等皆以爲可賈充獨以爲不利吳平武帝賞華等
并加充邑戶八千唐憲宗之討蔡也宰相李逢吉等
皆欲罷兵裴度獨以爲可伐及蔡平憲宗命度爲相
罷逢吉不用蓋謀慮不審輒阻大計至其成功是可
責也乃并賞之此晉武之所以敗事憲宗豁然能中
興也臣不材偶承人乏備位樞機之地日者王倫再
以和議出使臣常妄以爲倫必不返議決不成今倫
既歸報是臣愚暗不達事理幾敗陛下事陛下雖以
臣可赦臣亦何顏以見陛下見同僚見國人乎伏望
聖慈以晉武帝唐憲宗之得失爲鑒許臣自免退伏
田畝以爲百執之戒臣無任祈天請命俯伏待罪之

至貼黃兼臣齒髮衰遲舊有負薪之疾近嘗發動步履艱難侍立殿陛恐或顛隮不恭爲甚乞解機政以便醫藥曷勝惶恐之至

第二劄子臣比以議論迂疏違忤聖聽加以衰遲多病尸素無補乞罷樞密府執事未蒙俞允尙有區區血誠不敢緘默坐視輒復傾倒庶幾少盡平日憂國愛君之意臣聞自昔禦戎（改作邊）雖時有不同大畧惟和與戰一言而已方其猖獗（改作深入）也不過乘吾釁隙包藏禍心（改作以肆攻取）以僥倖無厭（刪此五字）方其柔服（改作引去）也又不過畏吾盛強搖尾稽顙（改作暫爲卻避）偷安朝夕（刪此四字）是則戰之與和非彼能之皆係吾中（刪此字）國之重輕爾故漢唐之君深明此理與之和必嚴其兵備與之戰未嘗絕其和意所謂柔遠能邇盡於是矣今乃天下遭逆虜荼毒（刪此四字）虔劉者十過七八天子駐蹕海隅南北屯兵險阻自固不敢渡淮窺長安其衰弱可謂極矣陛下過自貶損屈辱稱臣遣使進幣項背相望或拘或囚嫚書惡聲無所不至其困辱可謂至矣兵家至論不過曰知彼知己今彼如是之強我如此之弱雖三尺之童皆知之而王倫之來反謂和好已成盡還侵地驗於古則不合審於今則無謂察其

情則包藏不細觀其勢則蹤跡可見獨陛下斷以不
疑而行之此殆天意未欲悔禍致使陛下篤爲孝思
弗慮此奸謀改作巧計也臣試更爲陛下陳之議和之說
正緣此外訌內叛上下攜貳假我使命以安反側幸
少甯息遠則不出一二載近或期月必別生事此姑
不論且以目前所損言之使人疲於奔命財賦竭於
資送將士挫其勇銳民庶困於將迎歲月費於無益
事勢至此非特虜改作敵人一旦敗盟無以支持又恐
諸將師老財匱有弗戢之災禍可既乎此臣所以朝
夕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臣前所謂朝廷自作不靖者

正謂此爾且虜改作敵雖無改作不知豈不戒吳越之事
乎甯肯付我土地與我兵馬使復不共戴天之讐也
臣不敢飾非以質前說若復關陝則臣歸骨有地宗
族有相見之期松楸有展眉之日豈臣所不欲哉第
萬萬無此上誤聖明下誤生靈晏安酖毒必至噬臍
矣昔楚懷王惑於張儀之口卒爲秦所拘使子孫流
涕忍恥以事仇讐之國終至覆亡今王倫言語反覆
蹤跡詭秘終恐養成厲階滋蔓難圖悔何可及願陛
下深念前事勉思令圖不遠而復尚可救藥苟或不
然其患豈勝言哉乞留聖念宗社幸甚貼黃臣性資

滯固所見止於如此不可鑊鑿苛留無益恐誤國事
乞早賜斥逐以爲異議之戒臣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第三劄子臣竊詳王倫之歸以爲和好可成故地可
復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喜色獨臣愚
闇不達事機蚤夜以思揣度本末未見其可臣復有
强聒之請別無他腸止知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
且以自今虜改作金人利害言之講和爲上遣使次之
用兵爲下何以言之虜改作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
原幾三十年矣所得地土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
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豐而恃勢以相圖

又老師宿將死亡殆盡主幼權分有患失之慮此所
以講和爲上也虜改作金人滅大遼蕩中原使信往來曾
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矧自廢豫之後醜跡敗
露刪此四字杌隉不安故重報使以安反側兼可以察我
虛實耗我之資糧離我之腹心怠我之兵勢彼何憚
而不爲此所以遣使爲次也虜改作金人之兵內有牽
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銳所簽之軍
非若昔日之强悍前出後空嘗有覆巢之虞卒眾深
入不無倒戈之患又淮上荒墟地無所掠大江浩渺
亦未可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此所以用兵爲下也

今彼所行皆上策至爲得計吾方信之不疑墮其計
中惟恐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
以立後世之名於國何益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無
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天下幸甚

第四劄子曰臣比以非才叨重任累陳危懇仰瀆聖
聰過荷睿慈俯從所欲然至今未蒙處分臣之肝膽
傾瀝殆盡臣之蹤跡已見狼狽伏望聖慈矜憐衰憊
使遂退休臣不勝激切俯伏俟命之至貼黃伏念臣
四海一身萬里無家若非天地兼容父母垂念誰肯
爲臣憐者臣不勝皇恐殞越之至

第五劄子臣比緣衰病力乞退休使旨屢臨備宣德
意詔辭繼下益佩恩私再冒嚴誅仰干洪造伏念臣
孤單寡與約結無奇濫處周行叨連師職荷收還於
違服俾待罪於樞庭坐籌決勝之罔功解難排紛而
無策未委司敗獨賴聖知擢髮數愆空驚白首撫膺
增愧惟歎赤心顧茲福過以災生實因力小而任重
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聽俯諒微誠逸以眞祠置之
散地俾愚忠之少愧庶衰疾之有瘳來日尚多敢憚
捐軀之義餘生未泯猶思結草之忠臣不勝激切待
罪之至

第六劄子臣伏思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矣祖宗功德重熙累洽雖漢唐未易可擬偶以崇觀之後太平日久上倦萬機委政宰輔奸人弄權橫生邊事夷狄改作敵遂因之不守巢穴（刪此四字）虔劉兩河板蕩京闕凶焰酷烈痛不忍聞宗社幾致中絕賴天道好還人思戴漢戎馬之閒陛下出繼大統天下翻然改圖以謂喪君有君恃此不恐殆天意爾爾後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萬端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可謂厚矣今雖猶未能復兩河取燕洛定山東降關右而大將星列官軍雲屯比之前日可謂小康矣又據長江以自衛萬全計也若不念父母之讐不思宗廟之恥不痛宮闕之辱不恤百姓之冤含糊容忍姑從謬悠不能終始以墜大業非特逆亂難以一二數也伏望陛下反覆前後鑒觀天心勉思良圖以冀善後非天下之福社稷之福也非社稷之福陛下之福也取進止

再上劄子

臣待罪闕庭一歲之久未嘗敢有干預朝政偶有短見義合上陳近因虜（改作金）使請和以喧輿論自非睿謨先定廟算僉諧則內患外憂未易可料欽惟威懷

有道輔贊得人故足以銷奸謀於未萌屈人兵於不
戰臣素昧世務豈復知兵和之與否非所敢與獨聞
逆虜改作敵人詭詐删此二字動輒請和口血未乾隨卽背叛
要我以難從之請加我以違約之辭兵興而每墮其
計是以羣議洶洶民心少搖事機之微存亡所繫惟
覬陛下深戒前轍博采衆情與中外知兵大臣謀長
久保邦至計無專事於聘問而易逐於忠良廣加詢
謀期以善後無以厚幣甘言而易於心廣無以成算
已定而重於改圖使漆室之女無傷葵之憂則社稷
生靈蒙安泰之福臣以感寒暴下伏枕逾旬不能躬
對天問以進忠悃狂瞽僭率干冒宸嚴無任戰懼以
俟斧鉞

十二月一日癸丑朔戒諭和詔

朕以眇躬撫茲艱運越自初載痛二帝之蒙塵故於
累年每卑辭而遣使不難屈已徒以爲親雖悉意以
經營終未得其要領昨者驚傳諱問恭請梓宮彼方
以講和而來此固當度宜而應朕念陵寢在遠母兄
未還傷宗族之流離哀軍民之重困深惟所處務得
厥中旣朝慮而夕思又廣詢而博訪言或同異正在
兼收事有從來固非創議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職在

樞機之屬分乖簾陛之儀遽上封章肆爲凶悖初投
匭而未出已騰藁而四傳首倡陵犯之風陰懷刦持
之計儻誠心於爲國但合輸忠唯專意於取名故茲
眩眾閔其淺慮告爾多方勿惑胥動之浮言庶圖長
久之大計。舊校云按鄭剛中北山集載有諫止和
議四疏又有申救胡銓曾開以及劾施庭
臣諸疏是編不
採其一何耶

召韓肖胄劉岑赴行在
孟庾知嚴州
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許還河以南故地
金人以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以蕭哲爲明威將軍
副之令與王倫偕來朝廷遣范同至境上接伴至是
到館通古以持金國詔而來許割三京河南地還梓
宮及太后事是時上意與宰相秦檜已定議而朝臣
猶未僉諧道路之言皆不以爲是通古要與人主抗
禮又欲上面拜金國之詔議儀未定故通古在館多
日未得引見
曾開奏論張通古等
奏劄曰臣訪聞虜改作金使在路語接伴范同云本國
主相及軍前並無遣使之意江南令王倫來喚我倫
百拜懇告不得已而來不知有何事商量又以排辦

頓次行有里數數怒濡滯出語不遜范同嘗具因依
申朝廷不知既聞此語嘗有以答之乎又聞隨行三
節人從在路恣其出入並無檢察有此二字改作者其改作下節女眞
臨平逮曉已至江漲下節本名乃酈瓊將官旁觀者
多識之此皆朝廷所當議察不可忽者也陛下初遣
使本爲迎奉梓宮王倫遂創生和議疑其不可信故
諭倫云若金國果有欲和之意當自遣使來相議倫
執陛下聖意遂致哀告求請虜改作金使得以藉口謂
本無來意因倫拜告而來陛下觀此意豈非盛氣而
陵我乎臣竊聞王倫前此曰日來所得虜改作金書已
有早遣使人以圖休息之辭則今日虜改作金使豈可
謂我拜告而來自當諭館伴官以此語折之也虜改作
金帥拒我禮物而不受書意責我以招降而使者自
入我境已有傲慢侵陵之語就館後言語禮貌必無
遜順陛下堅前日之說察其情僞勿輕見之或止令
執政與之商議最爲得體仍乞宣諭執政同心協意
深思審處預設應答之辭常使在我理直勿有一言
之失使得起釁萬一事有可議其於許與之際亦不
當輕發善遣而徐議之可也所有虜改作金使隨行三

節人從乞嚴行約束勿放出館臣又聞今日宰相執政各班留身奏事者三人豈非所見不同難以共議乎夫人臣當一體於國於小事尚不當有異況此大事乎今乃人懷異志各立偏說既不於都堂會說擇其可者行之又不於榻前各以所見面折庭爭取決而行陛下又不以輔臣留身之言宣諭於眾上下蒙蔽惟恐人知豈不誤大事耶夫朝廷之事固有當密者如行軍用閒已成之謀一或漏泄爲害非細今日之事特未定也正當大詢於國兼眾志而用之豈可但憑一市井駔儈之說而大臣不肯身任侍從不容與聞者乎臣願陛下以輔臣留身所論使事明賜宣諭以臣寮所論使事悉賜降出使大臣集侍從兩省官公共熟議取其是者斷而行之無爲含糊囁嚅之論以招後悔先是曾開奏論和議利害不省開與秦檜論和議事不協閒乞罷禮部侍郎遂以寶文閣待制宮觀會張通古等到館開聞其在途中言語不遜且三節人皆橫無以制之故具是奏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八終

齒髮衰邁 邁誤作遲

皆有喜色 脫有字

實 脫之字

廣 下節卜名卜誤作本

加以衰邁 邁誤作遲

脫人字

而易逐夫忠良 夫誤於

而忽於忠直 誤作易於

於國於小事 下於字衍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九

炎興下帙八十九

起紹興八年十二月一日癸丑盡其日

吏部員外郎許忻是時金國使人張通古在
有旨引見吏部員外許忻奏論和議不便
館忻具劄子極論和議不便曰臣愚不肖向者兩蒙
召見擢置文館未稱寒塞白深用震懼今茲復降睿旨
特命引對仰見陛下於視政之時欲採千慮一得之
說以廣聰明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苟有見聞儻或
緘默非特小臣有愧於心亦非陛下召見臣之意故

敢竭愚而效忠惟陛下幸察臣竊聞虜改作北使之來
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
遠母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夫宗
族還歸無期欲屈已以就和遣使報聘茲事體重大
固已詔侍從臺諫各具以聞矣不知侍從臺諫皆以
爲可乎爲不可乎抑亦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
乎抑亦虜已恭順改作敵人釋怨不復要我以難行之禮乎
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爲陛下詳
陳之夫金人之始入寇删此字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
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託

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累而死者億萬計删老稚至此十字
復破威勝龍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
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
陷虜情狡甚此四字改作敵又懼我百萬之眾必以死爭也
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請和矣乃要淵聖出郊
次要嶽宗繼往取追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
子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
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
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誘致虜人改作來使責我以
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臣是以不覺

涕泗之橫流也彼既以詔諭江南爲名而來則是飛尺
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眞爲臣妾矣
陛下方寢苫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
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
部吾之諸將要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
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
自處乎況犬羊之羣此四字改作金人既已驚動我陵寢戕
毀我宗廟刦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
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遂至萬
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讐彼意我之必復此讐也

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所能和哉方王倫爲
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於夷狄改作異邦爲國
生事今無故誑誘胡虜改作使來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
說而不察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無
人乎哉古之夷狄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
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諭惟夷狄之
欲是從如今日事哉刪古之至此四十五字脫或包羞忍恥受
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
辱遺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
拱手而奉夷狄此二字改作之他人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

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讐遂不可復也
豈不痛哉陛下其深思之斷非聖人所能安也自虜改作金使及境以來內外惶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爲不妄虜改作金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夷狄之奸計刪此五字改作其術中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自甲寅丙辰之歲嘗兩敗狄此字改作金師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振國勢粗定故虜改作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若我從其所欲正墮狂虜刪此二字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攜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母后淵聖宗族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虜改作北使之來要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勵諸將謹捍邊陲無墮狂虜之此三字改作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奸邪以振紀綱以修政事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幾乎可矣今虜改作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

臣與中外一心皆以虜改作金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粘罕改作尼堪已死夷狄改作其國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今虜主刪此二字復與我和此等語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虜改作金使在館今稍慕順改作歛戢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復慕順改作歛戢於後虜改作敵情變詐刪此二字百出豈宜輕聽其甘言遂忘預備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感發不能自已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伏望睿慈覽其惓惓之忠特垂採納更於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貽異時之悔實社稷天下幸甚後忻託他故乞從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

是時又有三省檢正諸房文字林季仲奏劄曰臣聞古語有曰乳鼠搏虎伏雞搏貍夫鼠與雞非虎貍之敵也其能搏之者發於感憤之誠也今人肆爲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之誠强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於衆曰金人殺而父兄係而妻子燔而廬舍奪而財寶是爲不共戴天之讐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

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
搢紳士大夫率以爲然往往束手受囚延頸待刃爲
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
餘冤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爾可謂善自寬矣且人事
盡而後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
廢命耶人耶外攘夷狄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
耶人耶（删四夷至此下添如徒字以命而已矣删此字則賢
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軍馬器
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興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
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吳王闔閭之敗也謂
其子曰夫差而忘越王之傷而父乎卒能破越於夫
椒越王勾踐之敗也喟然歎曰吾終此乎卒能滅吳
於姑蘇區區吳越發於咸憤猶能以危爲安以亡爲
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眾乘其怒心而爲之何遽
不爲福乎建炎二年冬臣蒙恩召赴揚州聞之道路
未知信否且云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然泣下乃
命徹酒臣以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此也舉斯
心以感人之心赫斯怒以激眾之怒養以沉潛待時
而動則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
臣未塡溝壑庶幾或見之

尹焞上疏論不當講和

尹焞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入上章辭免未就職。舊校云是疏以和靖時金人張通古在館已浹旬朝廷先生本集校正之議猶未定焞以起自草莽一歲四遷遽有侍從之命方朝廷大計未決朝野皆惶惶在廷羣臣往往各有章疏乃上疏曰臣輒罄愚衷上干聖聽退循僭易甘俟誅戮伏念臣本山林陋儒絕意仕宦靖康之難幸脫危辱遭遇陛下遠加聘召不容固辭力疾造朝一歲四遷乞身未從便塵禁近封章八上天聽莫回臣疏愚衰病決難冒處況今虜改作金使在館國家多事臣初竊意睿謨已定足以懾敵今者浹旬未覩長策中外憂憤人心靡甯臣屢欲親叩冕旒少布愚見而臣自十一月十六日冒寒暴下謁告卧家雖加藥石至今未愈由是不能勉強祇命覬望清光又慮一旦溘先朝露齎恨九泉辜負陛下眷遇之意臣之區區不敢默已竊惟本朝戎虜改作邊境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刪此八字昨者城下之戰詭詐改作其計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

有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設若人心輕搖豈至今日前日徽宗皇帝甯德皇后崩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亦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虜改作敵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啟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吾國陛下必爲此議則人心自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徐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臣觀陛下所以不顧衆說力求和好者不過謂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人掌握不知虜改作金人之情專尚奸詐改作正不可測虜改作金人之求無有紀極坐視竭帑藏斂及百姓感慟人心沮喪士氣異時悔之固無及矣禮曰父母之讐不與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方將信改作墮仇敵之謀詐此二字改作計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意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意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欲與陛下抗禮於廷復使陛下北面其君則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共戴天之讐與之和且猶不可況實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或以謂金國內亂懼我襲之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儻或果然尤當訓飭號令申嚴賞罰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尙何和

之爲務臣願陛下深思熟慮廣採衆論以全大計勿
以成算重於改圖則天下幸甚仰惟聖謨默運必使
萬全固非臣愚所能窺測然而中外之議蹋踏靡安
機事之微生靈所繫伏望陛下萬機之暇曲賜睿覽
干肓天威罪當萬死

尹焞貽書秦檜論不當講和

尹焞先上疏論和議不報金國使人在館多日議論
未決乃上宰相秦檜書曰焞比叨除目卽以病纏念
惟疏愚謬與獻納辭避之請屢上不從方今虜改作金
使在廷天下憂憤竊欲勉强拜命侍清閒之燕盡區

區於冤旒之前退見相公論天下之大勢邇來疾病
日加雨足寒痺不能自勵以趨故前者輒陳中外之
議今已浹旬未見朝廷有以待虜改作敵人之計機會
之微閒不容髮惇雖昏憒之餘不忍默已相公亦知
今日天下之心將失軍卒之心將搖士大夫之氣爲
喪宗社之計岌岌而危乎主上轍駕南轅十二年江
淮之閒久無竊發豐歉相繼不至流亡更加經理足
以自治邊境之防雖未盡善歲竭帑藏使之足食不
愛重祿以爲信賞將士之心猶知逗遛無功之相恥
決戰敢前之相尙朝廷每有激勵懲勸之舉可以收萬

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虜人虎狼貪噬之性了然可見天下（刪則虜至此十五字）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近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悌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煒病軀衰羸日甚一日歸田之請前後八上投老山間側聞作新之政此相公之賜也況天下乎檜讀之已不喜至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乃深切齒

全之效是豈非得人心而然乎今和於虜（改作金）人彼日益强我日益削中國（改作國）國（改作國事）廢置皆從虜（改作金）命侵尋脧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讒閒疑貳將帥有誅戮奪權之害姦宄生心大勢柰何（刪侵尋至此三十四字）將見異時虜（改作金）人坐收成功相公被天下之責無所歸咎願相公榻前力陳大計以謂虜（改作金）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讐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爲口實賈怨飭兵自困自弊豈肯忍爲此議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未聞虜（改作金）人悔過還

金人退還河南

金人遣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持詔而來通古到館旬餘要與人主抗禮又要上北面而拜其詔朝廷議未定或請列祖宗御容而置金人詔於其中拜之至於紛紛不定者累日通古索備玉輅迎詔書百官導從至是猶未決秦檜主其事坐於待漏院中置輅於殿門之外命三省吏服緋綠腰銀樞密院吏服紫腰金盡赴館候使人出則咸導從使人以爲百官也日高通古等始出館馳馬入門有親事官一人手拽馬羈虜使改作通古以藤杖擊其手傷竟不肯放通古宣詔其詞不遜上皆容忍之錫賚通古等極厚先是上幸海道得開圖書匠舒通能刻金銀銅鐵圖書取鏤塵白字上喜之鑄金爲印令刻白字爲璽由是士大夫皆用白字圖書至是金人遣使來有鑄成金寶文曰御前之寶乃白字也舒通之刻豈偶然哉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十九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九校勘記

未知稱塞日深震懼（誤作未稱塞 白深用震懼）是臣圖報萬一之

秋也（一誤作分）遂以屈己從之（以誤作已）嶽宗皇帝顯肅皇

后梓宮（下脫未返二字）足以自支（支誤作治）

炎興下帙九十

起紹興八年十二月一日癸丑盡其日

太府寺丞某人再上書

書曰臣去年十月嘗上書陳狂瞽之說肓干聖聽繼

蒙睿恩召臣賜對擢臣太府今已一年臣之說曰臣

聞天下事成敗得失在理不在形形者衆人共爭之

地理者衆所不見之處共爭之地舉世皆足以知之

不見之處非高智遠識者不能辨願陛下游心於所

不爭之地以求治安之理勿貪功於須臾勿喪志於

少屈陛下得治安之理而行之則足以知彼敗亡之理矣夫楸之會越人行成於吳吳王從之吳有亡之理也當時惟伍子胥范蠡識之鴻門之會項羽縱沛公使去楚有亡亡之理也當時惟范增張良識之方夫楸鴻門之舉乃夫差項羽盛時如四子言其亡形於數年之前者以理知之也何則以兵雄天下雖盛時尤當懼禍而敢以厭繼之乎楚靈王克陳民從亂如歸智伯好勝不已忽斃於肘腋之變虜亂中國改作金人興兵且一紀矣天之假佑不善非助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虜改作彼獨不悟耳晉高祖欺天叛主倚虜改作契丹爲重不能再世叛亡無餘趙德鈞爲耶律德光謀德光乃以其子延壽爲罪首其後喪滅無類彼劉豫者助虜改作金爲虐敬塘德鈞之禍豫必不免陛下姑俟之臣之爲是說蓋亦揆於理知其有然者也是時朝廷先遣王倫奉使虜改作北庭既復命而劉豫已爲虜刪此字所逐臣之說似一驗矣未幾王倫再使舉國紛紛各出異論陛下慨然乃主和議非陛下游心於人所不爭之地以求治安之理而能獨見昭明如此耶既得治安之理則知彼敗亡之理安知臣之說不終驗乎今年虜改作金使烏陵改作烏凌阿思謀來議事已遂

今又遣張通古蕭哲來聘且許交割河南地界還梓宮歸東朝淵聖皇族議者雜然盡以爲詐（刪此字改作不可信）已而見行人過索禮儀又肆臆度之說何眾人之難曉一至是乎臣夙夜以思陛下之所以奉天天之所以仁佑陛下無過此舉深慮或者臆度之說少眩聖慈陛下惜一日之屈而墮其初心薄物細故（闕）輒廣前說以固聖意之所得臣聞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故三畧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聖人存之動應事機藏之胸臆而敵國服又曰敵強下之敵陵待之敵暴絞之敵悖義之以俟須臾使氣疲於人一戰爲勇陛下耀德用柔守微觀變以應今日之事機用是說矣太公告文王曰爭勝不鬬大兵不創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尉繚子曰機在於應事政在於意表慎在於愚小智在於治大陛下從虜（改作人）金之和而遂忘父兄之深讐乎宗社之大恥乎蓋將有以爲也如是則沈機制勝畏小治大應是說矣孫武曰利而誘之卑而驕之吳起曰兵有五曰義曰強曰剛曰暴曰逆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今與

之利乃所以誘之也自卑乃所以驕之也彼以強我以謙彼以逆我以權合孫吳制敵之道灼然無可疑者又十二伐亦曰因其所喜彼將生驕苟能因之必能去之又曰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堅節乃定又曰厚其賄而鋤其心致其大尊以偷其志示之必信以得其情足其富貴以塞其國又曰養其亂進其謠誘之以大勢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凡古人所以自屈而就事者於十二伐而有七說合陛下今日之所爲使古人言皆不足信則已使一可信焉陛下豈不遂得志也哉昔之論兵法之要者曰凡用兵之道莫

過二者獨闕又黃帝之書曰一者潛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臣固知紛紛者不解此也然此皆陛下求治安之理游心於眾所不爭之地而得之者固紛紘之所不解至於今日之事殆有異焉不可不議和者臣不得不縷悉陳之陛下已得其妙而微者矣是豈不經聖慮而屢陳之者庶幾警曉紛紛之人而息其說也魏武侯與吳起論六國之俗至於燕則曰燕陣守而不走擊之之道當陵而遠之馳而後之謹我車騎必避之路至於三晉則入中國也來則拒去則追可捲其師燕近於夷自古

中國之於夷狄無能盡滅亡蓋以其兵爲生也夷狄亂華無盛於晉方十六國之雄長於中原其相吞滅者皆夷狄耳（刪燕近至此五十一字下添在昔）劉淵則石勒滅之石勒則冉閔滅之冉閔則慕容垂滅之西秦則赫連定滅之西涼則沮渠蒙遜滅之南涼則乞伏熾磐滅之後燕則元魏滅之元魏所滅者三劉裕所滅者二晉桓温所滅者蜀李勢而已苻堅一舉而敗於合肥李靖謂非謝玄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蓋時爲慕容垂所陷也由是言之紛紛者之論以謂養吾兵一舉而足以滅虜（改作敵）者亦不通乎古今之說也兵法說害天

下者天下閉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虜人行殺害危窮於天下久矣天下懷閉賊仇災之心淪於腥羶辱於剃削其怨薰天也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皆盜也天於大盜終右之乎（刪虜人至此六十一字是二字改作金人）者天必有以處之下添矣字又況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伯二勝者王一勝者帝虜（改作金）之勝豈止五哉其禍可立待也以此知陛下行吾治安之理以待虜（改作敵）之敗亡眞通乎古今之說畏天而奉天道也孟子曰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畏天者

也太王避地天相其心勾踐事仇天相其策相其心
故肇基王迹而周之卜世至於三十卜年至於八百
相其策亦足以雪恥而霸今陛下以太王之心行勾
踐之策顧不可乎陛下達孝於父母至恭於兄弟敦
睦於九族一舉而悉如吾志此又天相陛下之明驗
也天相陛下則相天下之人可也相天下之人則所
以處夷虜（改作敵國）者又可知也臣聞興師十萬則不得
操事者七十萬家古人以用兵喻囚人情曰小圄不
下十數人中圄不下百數人大圄不下千數人十人
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使

良民百萬聯於囹圄上不能省此危道也今日之議
成雖未可以去兵而亦可以少休兵矣不得操事者七
十萬家與（聯於囹圄）者千萬人獲息肩之樂顧不可乎善用
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乏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故運糧百
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
之食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
其內是謂必潰此今日四川之事大可慮也民流者
親之地不耕者任之主勝之道故兵法以城稱地以
地稱人以人稱粟為可以固守可以戰勝今四方之
民流者不得親四方之田荒者不得耕今日之議成

則兵之成於外者可以移於近兵之宂於食者可以汰而減興農桑而省餉運俾四方萬里舉無科抑怵惕之勞天下雖未能去兵而三稱之說已行矣顧不可乎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古人治之以市市者百貨之官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故曰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守也今關市重斂商賈不通財貨彫虛錢寶空乏公私埽地亦立匱之際也今日之議成費可漸積商可漸通錢可漸增變警擾之習爲阜民歸遷徙之勞爲永業俾城郭郊野舉有還定之安出足以戰入足以守顧不可乎是四事者至易曉也而紛紛之說猶不解焉蓋亦未之思耳或者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臣應之曰陛下遣使以和請虜改作金以利應非無約而請也使人之來徜徉境上舉止甚高言辭頗倨非辭卑也虜改作金以和應出於實矣然曰無約則不可曰益備而進亦不可在我所以自治而待之者何如也夫聖人御世觀盛衰得失而爲之制非計策無以決疑非譎奇無以息寇改作釁非陰謀無以成功此陛下大有爲之日也臣於此多有說焉儻得丹墀咫尺之地使臣獲奉清閒之燕以

畢其說非特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此書傳來元本多訛姑存之疑以傳疑

胡銓簽書武威軍節度判官聽公事

胡銓以上書乞斬秦檜孫近王倫遂罷樞密院編修官歸鄉里舟行至池州貴池口岸下以書報提舉常平方滋滋嘗爲樞密院計議官與銓同舍乃出城至貴池口見銓於稅亭中銓曰曾有近報否滋曰云云又問曰銓負罪之日別有指揮否滋曰近報令與舍人差遣銓曰上書君父又何差遣滋曰樞密院屬官陞擢則無不可者若舍人差遣不在諸州簽判之下

銓默然

樞密副使王庶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

王庶累奏劄乞治兵戎不講和不省遂以疾乞解機政五上章而後獲請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潭州及陛辭力請曰以臣異議罔功必致人言乞改除一宮觀差遣不允復温言諭遣之

王庶辭潭州

臣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蒙恩除臣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者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材術疏

陋疾病侵陵屢控悃誠乞避機密覬逃曠弛免負使
令敢謂德意優隆嶽數膺縟俾之通班機殿假守大藩臣
雖至愚曷可妄受是宜長沙之巨鎮爲江表之上流
慎擇老成用寬優渥臣本以識昧置之閒散獲少遂
於夙心而乃肯寵叨榮必有乖於清議矧以無能薄
植懇辭宥密之司豈可更加崇資重任濫膺藩宣之
寄決致敗事仰誤聖知伏望大慈特垂矜察收回漁
號允穆師言所有前件恩命臣不敢祗受欲乞一在
外宮觀差遣粗安微分以養衰殘異時溝壑未塡筋
力稍復誓殫犬馬之勞仰答乾坤之施臣無任懇祈
激切之至

劉錡回軍行在

劉錡自鎮江府撤戍回歸行在所也

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

初張遍古持金人詔來經過平江府向子諲不拜而
請致仕許之

劉大中王庶並落職

遺史曰劉大中已得宮祠王庶除知潭州蕭振言大
中不孝庶沮撓講和事大中落職依舊宮祠劉一止
行詞大中詞曰。舊校云兩制見
劉一止苕溪集 舍齒之類共知篤

於愛親垂髫之童亦羞稱於不孝豈有居儀型之重
任爲名教之罪人又曰亡所生之天屬視厥父如路
人爨煙不同寢疾弗問事皆有狀聞者寒心庶詞曰
大言惑眾小智飾奸既陳立異之辭旋有壞成之意
儻謂和戎改作約和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慚乃因知已
之莫留始欲脫身而邀譽第務死黨不知有君
是月金人改天眷元年
詔威武軍遣王忠民至行在
王忠民字子道河南潁陽人也世業醫忠民幼通經
史尤明於刑名杜門卻掃人罕見其面宣和六年童

貫爲招討取燕山忠民聞之曰祖宗與遼人有脣齒
之好今信奸臣之計而輕棄之禍至無日矣既而金
人渝盟復取燕山徽宗方悔悟亟下詔曰豈無四方
忠義之人來衛國家一日之急忠民讀詔泣下曰其
果然矣淵聖傳位金人爲城下之盟而還淵聖詔曰
應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御眾之方安邊禦
戎改作敵之策自今中外臣僚民庶皆許直言實封以
聞雖有過差弗加譴責忠民乃著安邊休征書又畫
圖遣人詣北軍達金人二主及執政大臣又著保圖
長慶書十一策經民守業書四策通利養民書三策

去穴裁俗書十一策經河南府投進靖康元年冬詔
忠民赴闕辭以病十二月犯（改作）圍洛陽留守王襄南
竄忠民募得張義齋書開諭元帥又以策干永興帥
范致虛范喜之而不能致也建炎元年金人板榜有
弔民伐罪之語忠民著六論以辨密遣諜者散於敵
境且以副本獻於朝二年有詔京西制置使翟興敦
遣而道阻不通三年同解制置使李彥先欲致忠民
亦辭以疾翟興徙治藥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虢鎮
撫使董先於內鄉因留之軍中事以師禮紹興元年
虜（改作）金立劉豫爲帝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像遣人

達之金酋（此字刪）又鏤板印圖散於遼境及僞齊以斷
天下之疑宣撫張浚制置王庶皆欲補以官不受遂
薦之朝三年至行在見宰相呂頤浩樞密徐俯皆拜
舍於政府翼日補宣義郎忠民乃以告納木匣中題
其上云本心報國非求名祿藏匣於七寶山下既見
所奏留中力懇去是時董先軍豫章往依焉次年撰
三國和議復鏤板廣傳及遣使臣岳知常販之敵境
俄而知常爲候人所執以擅越外界編置忠民於福
建未幾得釋八年十二月三詔威武軍津遣忠民造
朝力辭恩命罷歸十年挈家寓臨安卒時年七十五

子正卿節二十六年葬於鄂武昌縣云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九十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九十校勘記

而敢以厭亂繼之乎 厭脫劉字

畏小 畏作愚誤 蓋將以有爲也 以有誤作有以

昔之論兵法之要者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相能以一智爲閒者必成大功凡用兵之道莫過二者 脫殷之至大功三十二字下接又黃帝之書獨字衍

潛於道 一作二者 階於道 以倦其師 以倦誤作可掩 一者以倦其師 後燕則元魏滅之 元魏一作高雲 兵法曰 曰誤作說 畏天命而奉天道也 命誤作下

重任 崇資二字衍 近報令與合入差遣 合入誤作舍人下同 豈可更加崇資 始欲脫身而邀譽 始應作姑 金人犯洛陽

脫金人二字　開諭二元帥脫二字　及定亂四象象應作策　八年八月十二日詔威武軍誤作年三月詔威武軍

炎興下帙九十一

起紹興九年正月五日丙戌盡十四日乙未

九年正月五日丙戌賜新復河南州軍敕

門下朕以眇躬嗣承丕緒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爲人父母不能全其所安雖窮子孫不能保其所付爰自宵旰之勤未息邊隅之警當國難軍興之既久而師老財匱之是憂被甲荷戈者苦暴露之勞行齎居送者困征求之擾衣冠流離而失所黎元憔悴而靡堪由朕一人昧於治理禍貽爾眾罪在朕躬胡顏以甯

側身思咎至於宗祧緬隔陵寢久荒梓宮未卜於陰山天屬尚留於遠域荼苦斯極振古未聞賴將相之元臣盡忠協德資爪牙之衆士戮力同心繕甲治兵內以訓練於行伍固軍峻壘外以保守於封陲上穹開悔過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自茲愛養士卒免罹轉戰之傷蠲滅賦征漸息編氓之力俾南北悉臻於綏靖而國家遂致於救甯嘉與羣生格於康乂肆頒曠蕩之恩用慰邇遐之俗於戲睦鄰修好既通兩國之歡和衆安民以圖萬世之利尚賴文武之士同寅協恭疆場之臣慎終如始共扶興運永底丕平咨爾多方體予至意金國許退還河南地以講和故有此敕

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爲大金國信報謝使錢愐副之

金國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許還三京地故遣韓肖胄錢愐爲報謝使副與之偕行韓世忠聞和議已成不喜伏兵洪澤令詐爲紅巾欲候通古等回至楚州使刼而殺之壞其和議南北使已行過揚州世忠軍有將官郝仆者詣轉運副使胡昉密告其事昉大驚

白於肖胄遂具奏乞改途自眞和廬州取道淮西而
去昉字元顯建炎三年知淮陰軍世忠駐軍淮陰昉
厚奉之後辟昉淮東宣撫處置制司參議紹興五年
除知楚州兼主管沿淮安撫司公事八年除直秘閣
淮東轉運副使皆世忠成就之力使人改途事世忠
深怒昉背已世忠知郡卞漏其謀追卞欲殺之卞棄
家奔鄂州投故人李敞敞納而藏之敞者岳飛軍中
回易官有心計能幹旋財賦惟著布衣草鞋雨中自
執蓋步行佐飛軍用甚多有歸正人周金者與通古
有舊陳奏取旨乞送通古至對境通古至安豐軍金

贈詩為別曰良人輕一別奄忽幾經秋明月望不見
白雲徒自愁征鴻悲北渡江水杳東流會話知何日
如今已白頭通古性聰慧秦檜嘗以胡銓上書示之
通古一覽即能記誦此三字添作即能記誦云初兵部侍郎兼權
吏部尚書張燾力詆拜詔之議秦檜忌之燾亦自知
言切恐且得罪遂託疾在告檜使諭之曰北扉闕人
上欲以公為直院然亦假途爾公疾平宜早出燾大
駭曰果有是言愈不敢出矣燾乃不主和議者萬一
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指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今
日之事其去在我一愛遷官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他

人矣坐此不遷遂不預國書事。舊校云自初兵部侍郎以下至此疑有錯簡

王倫爲同簽書樞密院事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交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

王倫自龍圖閣學士除同簽書樞密事復使金國制曰。舊校云是制劉一止撰朕總攬羣工圖維萬務眷言宥密實秉樞機體隆參佐之聯位在凝丞之次亶惟用德亦以觀功具官王倫宇量坦夷機神敏悟出先正名賢之後有流風遺範之存事不辭難行不擇利奉萬里之使無以家爲道二國之言各如意出卓爾傾河之辯豪然叱馭之忠酈生憑軾以下齊城毛遂定盟而重趙國揆其成效有溢前聞朕念陵寢久荒梓宮未返東朝契濶星紀既周北道謳吟民心未改幸信書之來詭知永好之不渝爾其肅迓還轅就承故壤爰陟本兵之重仍兼賜節之榮惟勞厥心勿乏吾事噫復文武之境朕將無愧於古人合晉楚之成爾乃增光於史册

十日辛卯尹焞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

尹焞先除禮部侍郎十具辭免不受至是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蘇符行詞有曰度幾朕得

優禮之宜而卿遂委蛇之適焴五具辭免遂得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初焴辭免劄子有云比
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愚
庸豈堪時用秦檜見不量分守豈堪時用二句深銜
之乃見上具言尹焴劄子有云比嘗不量分守輒及
國事尹焴有所議論不可不爲施行欲乞將尹焴所
上數事盡付中書當爲詳酌行之上遂以焴奏疏盡
付朝廷而檜切齒矣

十三日甲午金人知宿州趙榮來歸

十四日乙未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楊煒上李光書
紹興九年正月十四日具位某謹再拜獻書參政閣
下某自束髮成人接士大夫已知稱閣下爲令於平
江能抗朱勔而去官繼登御史則又觸權臣而得罪
某雖碌碌庸眾浮沉里巷然而亦已欽慕閣下信剛
決君子人也晚得與諸郎遊卒又登門獲侍巾履誤
辱存矚甚厚退雖感激及進觀閣下之所履不無稍
異於昔時某前日欽慕之誠亦稍解體而不能無疑
也非誣閣下也蓋閣下自起廢進用再登八座七爲
郡守仕宦至此亦非不可有爲之地及按其實迹以
較閣下之晚節似覺從前挺特不羣之風少衰徒有傲

岸虛驕之氣雄壓聾俗而已非獨某不能不疑舉天下有識者莫不皆疑之然尚以謂閤下爲侍從不得專造居朝廷不甚久上下方安於積薪未燃雖閤下獨欲有所建明世必以爲不祥天子亦未必見信當且泯默尸位必將有待而發爾屬者點虜改作金人遽求講和遣詔諭使至以甘言誘我以無禮臣我以盟誓制我以重幣窮我舉國諠譁議論不一上貽當宁之憂下疑四海之聽人情洶洶彌時不定遽聞閤下奏召造朝天下之人與夫賢士大夫欣欣然皆頌閤下曰泰發至則事當有所拆衷矣尚妄意閤下靖康之朝挺挺之節固在履此危機正昔所謂有待而發者庶幾能爲聖主開陳存亡利害之勢維持善後之策盡識虜詐改作敵情洞悟天聽斷此國論不數日閤下既至遽復合爲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閤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賣諂取執政爾已而果然嗚呼利祿之移人一至是耶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蓋禮義立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匹夫若是猶不足以成人爲國家大臣而無所不爲無所不取則朝廷安危之計從可知矣閤下平昔自謂高明卓立何爲至此遂不

知人閒有廉恥事乎某竊意閣下殆將文其過也柰何聖主重以懷念母兄之切至亟於梓宮之速還帝意堅決不容有關字以此欺天下爾斯民未可欺也今朝廷豈少閣下哉閣下若以死爭之不得其職而去是亦以道事君之大效也某聞忠孝從義而不從君父閣下豈不知帝王之孝與臣民不同匹夫立於鄉黨士大夫立於縉紳則固當謹信行修末節飾禮文以求區區之譽爲揚名立身之基帝王之孝唯安宗廟固社稷使祖宗之業萬世不墜其爲孝固甚大而不可企及其或不然乃下同於匹夫拘拘於禮之末

節事幾一去九廟四海且不可保況其他乎不爾漢高祖終不屈楚恐發分羹之語乃遂當爲萬世大不孝之罪人又況黠虜改作敵人之詐改作計屢講無信之和效驗明著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可掩也覆車不遠參政丈豈不洞知之且自宣和以來先帝始與此虜改作北人爲海上之盟彼固首倡夾攻之約遼虜改作祚既滅固嘗割燕薊九州以啗我矣沙塞萬里空空數十城曾不得一縷之賦卒竭中原膏血以安之曾未三載中國之儲盡在九州燕涿易檀順景薊此字改作彼知我之徹於燕薊有積年矣卒假虎翼一奮併又山後武宿二州點虜此

京國而取之閣下豈不見前日之割我燕薊初不得關而託迹耶今夫釣者必以餌釣不以餌不得魚也始虜改作彼欲釣中原前以燕薊爲大餌我既不悟其機而貪其餌既一釣而舉之矣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無厭之虜此四字改作金人既襲廣陵又侵吳越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雖蹂踐殘戮血流川野其酷莫此甚删雖蹂至此十四字所幸神靈庇護社稷有主其利害固萬萬於靖康之後不然虜改作敵之欲和也已講於前日我必推誠待之不復退避尙何約至今日哉自是雖歲歲連兵淮甸而天其或者將俾我以中興諸將激揚

無曩日奔潰之風而胡馬改作敵軍屢北國勢亦似稍張自此固當嘗膽思恥且示以大帛之冠删此七字改作力圖恢復則亦何事不可爲哉比年已來黠虜改作金人知我不可以兵取也又恐我國勢或至於遂强也及發於數歲閾汲汲然萬里遣使見招於太上之喪以探朝廷意謂我若遣使而有請則倡爲之和空我國家困我之師欲異日一舉以取之爾今來果入其計安得此虜删此二字不欣欣然一歲再使許還地而來和也閣下豈不悟此賊删此字計耶今將舉前策復割中原爲一大餌以釣江南且向欲竭中原舉天下實一燕薊猶不三

年而遂徹況今欲竭江南偏僻一方求實中原其敝將立見不數月彼遂安坐受吾燼矣悶下亦又不悟此賊改作金人自長驅中國改作深入所過誅掠刦虜無不空之郡邑也刪誅掠至此十字改作一字況今以久陷中原一旦棄空之而去固當埽地盡矣不過留數空城老弱病疾溝壑之餘貽我以大累想見繫虜之後父哭其子妻哭其夫寃號之聲痛徹天地豈易舉目屬耳也哉今諸公乃僉謂不求而自得欲欺主上以太平者盡謂天下無人乎唯其不求而自得此所以爲虜之也伏讀赦文所復州縣減免租賦三年蠲放差徭五刪此二字計

年兵官各令按月支給衣糧請給或加犒設或令存恤不知空空之地房老孤寡既不可賦稅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從出乎諸公殆將舉所謂燕山免夫錢復行之乎不特此爾將見數月之後眾使還來紛紛歸報且曰虜使刪此二字當供陵寢當修宗廟當葺官府當治城郭當築庫藏當實老幼當賑百役紛然將蝟毛而起不知東南數十州所有幾何頻年以來換度牒鬻官爵出賣戶帖預借和買頭會箕斂衰世掊克之法畧已盡行剝膚椎髓無所不至膏血無餘不知何從出乎加之虜改作北使自此勢須結轍而來數以

重幣困我供奉禮物動計百萬再三往復傾國竭囊不能支矣閣下昌不令板曹司詢怒藏之有無可指掌見矣今日已有二空之譏異時那能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虜改作塡無底之壑是以江海實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虜改作金人並無需求某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鐘也哉儻或梓宮可還眞僞未辨如爲所欺彼且恃爲大恩百索累至決不可繼又且數至四方之費恐未能給閣下若不早悟斷以獨見開悟聖聽旬歲之閒拱手無策行見江南無甯宇矣尙何有於中原哉參政又豈不知中原乃吾之版圖我之國威稍振自可一舉而復又何不少有忍於須臾徒託重幣急求市之以取後禍彼或稍拂虜改作其意轉足而復至則其失猶前日也國力屈矣閣下不可以不早慮之也不然或使淵聖鑾輅而果遂南歸由辱亂之久險阻備嘗盡識虜詐改作敵計力發奸改作其謀洞然觀火曉示主上則閣下諸公誤國之罪將無所逃一旦敗露頭顱墮地願爲豚豕豈可得矣爲閣下計宜脫畧明此翻然改悟早建善後之策歷告吾君尙可及也又況自古連和結好講隣國之歡以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試數其一二論

敵國之勢惟我大而彼小則可和我强而彼弱則可和我盛而彼衰則可和不然我大而彼亦大我强而彼亦强我盛而彼亦盛皆可和也何則蓋我大我强我盛而彼以小以衰以弱請和於我則權在我我安得而不受既受之矣彼或敗盟或有可取之形或有可乘之機顧不妨我徐舉而覆滅之蓋我全制其權擒縱在我也如此豈不悅其和哉設或不請和於我尙當求之何敢拒也至於大小强弱皆如是而和則其勢各不相吞噬也故一講和則可以彼此皆奠枕而長存如不得已交隙而用兵又勝負未可知也如

此而和則和在彼此皆可和之勢也若乃我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强我衰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旦暮之存彼固不可知也蓋和全在彼擒縱在彼彼何憚而拒我哉如是則利害曉然尙或講和於彼則是速滅而已矣西漢之與匈奴本朝之與遼虜（改作人）和也皆以安强盛大相若也相與之和蓋和在彼此然匈奴猶爲漢患遼虜（改作人）數驚邊鄙正猶禽獸豺狼（刪正猶至此六字）不可以信義結也雖然曾不至以爲大患者以其皆可以相制服也及觀六國之與秦和也秦未嘗不欲和也秦欲用兵而自若也卒之一朝乘機遂一

舉而滅六國此以小和大之明驗也石晉之與契丹和也契丹未嘗不與之和既和矣契丹倨嫚自若也終之一旦豺狼（刪此二字易心耶）律德光一舉而滅晉此亦弱和強之明驗也不必更求遠證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嘗告和於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及其機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掌耳曾何害於和哉此亦衰世之明驗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則今日之利諸公不過謂梓宮可還中原可復不暇他慮耳曾不思不測之虜（改作敵）今甚大矣甚強矣甚盛矣積歲累時方（改作何）以有心於此哉我鄙我圖必萬計以規萬全一旦當連兵未解忽若風雨退散鬼神潛藏欲還地而修和於吾我固當思曰彼何爲而畏我憐我愛我而遽和我哉顧此賊（刪此字）計之見陷亦曉然矣不知閣下明智獨步當世何爲獨不悟此柰何今之市井愚夫愚婦皆能知此虜之計此三字改作爲計若閣下果獨不知之是不智也儻閣下知其不可和徒媚宰相取尊官遂噤默而不以告吾君是不忠也爲大臣而不智不忠果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乎況今聖主以孤子之身獨立於上基本單寡隕費而易拔其危又萬萬於靖康又豈堪復當此不

測之虜改作計乎何閤下爲御史則能言人之是非今爲執政遂不知其非耶宋邦安有身爲大臣坐視君上跼屈尊稱臣於醜虜此二字恬不爲恤改作人諸公世事儒業號爲知書此豈平昔所學於聖賢致君之事業哉今天子以祖宗之天下承祖宗之大統因臣民之愛戴建大號卽帝位於今十有三年矣天地社稷宗廟神靈實式臨之今無故遽爲番犬此二字改作所傲弄而一旦跼屈於是耶閤下勿謂目前滅裂支梧可以欺天下數月虜改作金使復至前事固在今不改爲自茲將見朝廷戎改作奉詔不暇矣此事於古無有唯唐高祖之

初未得天下始嘗臣事醜虜改作假契丹以建國遂有此厚禮然其終亦遂爲所滅其後則國家肇造之初南唐李煜嘗規模自貶尊稱降損省府取媚本朝以乞須臾之命然卒亦無效此蓋强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兵籍非不甚眾諸將非不有人但當謹謀謨於帷幄收虜改作金幣以賞戰士期之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太后淵聖之不歸諸公能早暮以思致君堯舜乃不念之而日求臣事於醜虜改作北庭欲誅民之膏血以充虜改作和幣而不知愧豈不哀哉若此數事

以平日觀之宜非望於閤下所肯爲也設若主上睿謀獨斷未悟虜改作機閤下宜思天下所以責望於己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無固避此誠赴國之男子也揚名夷狄改作絕域功顯聖朝非閤下而誰況天子仁聖容受直諫禮貌大臣閤下雖犯顏撄鱗甚不過奪職宮祠而已此而不爲是閤下惜濡足之故而不救天下之溺不止姑謾一言而已又揚譽欺天下曰前日非我力爭安得殺禮遽至於是某雖至愚猶不之信況有識之士哉若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卒至還笏殿陛乞骸骨歸田里將甘心貶死若此斯可謂大臣矣又趙中令相太祖皇帝嘗爲一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進而不用如是三復問而中令卒不易前人太祖怒甚裂其奏擲置殿陛下中令不動搢笏帶閒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復以碎紙補綴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某竊謂官二臣此朝廷至細事也而趙中令猶確然終不奪於太祖之盛怒而卒用之大臣事君不當如是耶況今日事實繫宗社存亡閤下忍輕於詭隨乎事已急矣今諸公偃蹇自爲得計昂然百僚之表施面目於通衢出入稱參政以耀

聾俗此何爲耶向使他人居閤下之位爲閤下之爲
閤下適在遠外五松閑澹而視之豈不笑絕冠纓也
哉閤下平日之志自許如何今一旦昏於利祿門生
故吏往往又從而詔諛閤下爲伊尹周公之才某竊
恐閤下必不自知其非猶以謂目前之虛譽可以襲
而取也不知今天下之人已極日訕笑閤下平生之
僞矣某獨不忍退而非詆閤下輒以所聞告之左右
儻閤下不此之恤將使後世書之史册曰此賣諂宰
相以取執政者閤下能堪之乎疾風知勁草板蕩識
忠臣閤下自爲謀可也春秋之法責備賢者某區區
之心猶冀閤下尚能改悟力解社稷之禍孰而置之
安存不然不得其職自可引身而去矣豈可與賣國
之奸諛甘心低頭共槽櫪而食耶以閤下曩時挺挺
之節必非護前而不悟者某所以未敢遽繩閤下以
賢者之責也丞相秦公方且含垢忍恥不避天下之
譏罵力專誤國之謀傾心黠虜（改作北向）猶盧杞以百口
保朱泚李林甫以忠誠稱祿山非某疏逖之言能入
也（參政孫公）某之舅子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
之今日可任春秋之責唯閤下耳今公論藉藉又謂
閤下乃丞相之門生顧以私恩不敢違其果然乎某

重幣困我供奉禮物動計百萬再三往復傾國竭囊
不能支矣閣下昌不令板曹司詢怒藏之有無可指
掌見矣今日已有三空之譏異時那能以有限之財
充無厭之虜改作填無底之壑是以江海實漏卮爾日者乃
始揭榜都城有曰虜改作金人並無需求某所不識也
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鐘也哉儻或梓宮可
還眞僞未辨如爲所欺彼且恃爲大恩百索累至決
不可繼又且數至四方之費恐未能給閣下若不早
悟豁以獨見開悟聖聽旬嵗之閒拱手無策行見江
南無甯宇矣尙何有於中原哉參政又豈不知中原
乃吾之版圖我之國威稍振自可一舉而復又何不
少有忍於須臾徒託重幣急求市之以取後禍彼或
稍拂虜改作其意轉足而復至則其失猶前日也國力
屈矣閣下不可以不早慮之也不然或使淵聖鑾輅
而果遂南歸由辱當之久險阻備嘗盡識虜詐改作敵計
力發奸改作其謀洞然觀火曉示主上則閣下諸公誤
國之罪將無所逃一旦敗露頭顱墮地願爲豚豕豈
可得矣爲閣下計宜脫畧明此翻然改悟早建善後
之策歷告吾君尙可及也又況自古連和結好講隣
國之歡以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試數其一二論

敵國之勢惟我大而彼小則可和我強而彼弱則可和我盛而彼衰則可和不然我大而彼亦大我強而彼亦強我盛而彼亦盛皆可和也何則蓋我大我強我盛而彼以小以衰以弱請和於我則權在我我安得而不受既受之矣彼或敗盟或有可取之形或有可乘之機顧不妨我徐舉而覆滅之蓋我全制其權掩縱在我也如此豈不悅其和哉設或不請和於我尙當求之何敢拒也至於大小強弱皆如是而和則其勢各不相吞噬也故一講和則可以彼此皆奠枕而長存如不得已交隙而用兵又勝負未可知也如此而和則和在彼此皆可和之勢也若乃我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強我衰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旦暮之存彼固不可知也蓋和全在彼掩縱在彼彼何憚而拒我哉如是則利害曉然尙或講和於彼則是速滅而已矣西漢之與匈奴本朝之與遼虜（改作人）和也皆以安強盛大相若也相與之和蓋和在彼此然匈奴猶爲漢患遼虜（改作人）數驚邊鄙正猶禽獸豺狼（刪正猶至此六字）不可以信義結也雖然曾不至以爲大患者以其皆可以相制服也及觀六國之與秦和也秦未嘗不欲和也秦欲用兵而自若也卒之一朝乘機遂一

舉而滅六國此以小和大之明驗也石晉之與契丹和也契丹未嘗不與之和既和矣契丹倨嫚自若也終之一旦豺狼（刪此二字易心耶）律德光一舉而滅晉此亦弱和強之明驗也不必更求遠證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嘗告和於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及其機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掌耳曾何害於和哉此亦衰世之明驗也可不鑒哉

可不戒哉則今日之利（諸公不過謂梓宮可還中原改作今甚大矣）可復不暇他慮耳曾不思不測之虜（改作敵）甚強矣甚盛矣積歲累時方（改作何）以有心於此哉我鄙我圖必萬計以規萬全一旦當連兵未解忽若風雨退散鬼神潛藏欲還地而修和於吾我固當思曰彼何為而畏我憐我愛我而遽和我哉顧此賊（刪此字）計之見陷亦曉然矣不知閣下明智獨步當世何為獨不悟此奈何今之市井愚夫愚婦皆能知此虜之計此三字改作為計若閣下果獨不知之是不智也儻閣下知其不可和徒媚宰相取尊官遂噤默而不以告吾君是不忠也為大臣而不智不忠果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乎況今聖主以孤子之身獨立於上基本單寡隕費而易拔其危又萬萬於靖康又豈堪復當此不

測之虜改作計乎何閤下爲御史則能言人之是非今爲執政遂不知其非耶安有身爲大臣坐視君上貶屈尊稱臣於醜虜此二字恬不爲恤諸公世事儒業改作人號爲知書此豈平昔所學於聖賢致君之事業哉今天子以祖宗之天下承祖宗之大統因臣民之愛戴建大號卽帝位於今十有三年矣天地社稷宗廟神靈實式臨之今無故遽爲番犬此二字改作所傲弄而一旦貶屈於是耶閤下勿謂目前滅裂支梧可以欺天下數月虜改作金使復至前事固在今不改爲自茲將見朝廷戎改作奉詔不暇矣此事於古無有唯唐高祖之

初未得天下始嘗臣事醜虜改作突厥以圖大事及石晉假契丹以建國遂有此厚禮然其終亦遂爲所滅其後則國家肇造之初南唐李煜嘗規模自貶尊稱降損省府取媚本朝以乞須臾之命然卒亦無效此蓋强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兵籍非不甚眾諸將非不有人但當謹謀謨於帷幄收虜改作金幣以賞戰士期之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太后淵聖之不歸諸公能早暮以思致君堯舜乃不念之而日求臣事於醜虜改作北庭欲誅民之膏血以充虜改作和幣而不知愧豈不哀哉若此數事

以平日觀之宜非望於閤下所肯爲也設若主上容
謀獨斷未悟虜改作機閤下宜思天下所以責望於
己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無固遜
此誠赴國之男子也揚名夷狄改作絕域功顯聖朝非閤
下而誰況天子仁聖容受直諫禮貌大臣閤下雖犯
顏撄鱗甚不過奪職宮祠而已此而不爲是閤下惜
濡足之故而不救天下之溺不止姑謾一言而已又
揚譽欺天下曰前日非我力爭安得殺禮遽至於是
某雖至愚猶不之信況有識之士哉若褚遂良諫高
宗立武昭儀卒至還笏殿陛乞骸骨歸田里將甘心

貶死若此斯可謂大臣矣又趙中令相太祖皇帝嘗
爲一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進太祖不肯用他日
又問復進而不用如是三復問而中令卒不易前人
太祖怒甚裂其奏擲置殿陛下中令不動搢笏帶閒
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復以碎紙補綴以進
太祖大悟終用二臣某竊謂官二臣此朝廷至細事
也而趙中令猶確然終不奪於太祖之盛怒而卒用
之大臣事君不當如是耶況今日事實繫宗社存亡
閤下忍輕於詭隨乎事已急矣今諸公偃蹇自爲得
計昂然百僚之表施面目於通衢出入稱參政以耀

聾俗此何爲耶向使他人居閤下之位爲閤下之爲
閤下適在遠外五松閑澹而視之豈不笑絕冠纓也
哉閤下平日之志自許如何今一旦昏於利祿門生
故吏往往又從而諂諛閤下爲伊尹周公之才某竊
恐閤下必不自知其非猶以謂目前之虛譽可以襲
而取也不知今天下之人已極目詘笑閤下平生之
僞矣某獨不忍退而非詆閤下輒以所聞告之左右
儻閤下不此之恤將使後世書之史册曰此賣諂宰
相以取執政者閤下能堪之乎疾風知勁草板蕩識
忠臣閤下自爲謀可也春秋之法責備賢者某區區

之心猶冀閤下尚能改悟力解社稷之禍挈而置之
安存不然不得其職自可引身而去矣豈可與賣國
之奸諛甘心低頭共槽櫪而食耶以閤下曩時挺挺
之節必非護前而不悟者某所以未敢遽繩閤下以
賢者之責也丞相秦公方且含垢忍恥不避天下之
譏罵力專誤國之謀傾心黠虜（改作北向）猶盧杞以百口
保朱泚李林甫以忠誠稱祿山非某疏逖之言能入
也（參政孫公）某之舅子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
之今日可任春秋之責唯閤下耳今公論藉藉又謂
閤下乃丞相之門生顧以私恩不敢違其果然乎某

聞大臣事君當知有社稷而不知有其身知有君上而不知有私門可也參政如不爲私恩請亟破誤國之謀盡發黠虜改作敵人之詐計改作歷告吾君罷絕使命收還金幣正天子之尊號薄黠虜改作敵中之聘禮飭諸將之兵備揚問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爲戰以待王師一切改輸而圖之然閤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羣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虜改作金必可信和必可講禮幣可供百索可從自今以往不加賦而用度自足皆有以爲善後之計而某乃州縣細吏敢將狂瞽之說褻惑視聽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寘於典憲某所不辭憤激之次方寸亂矣引筆行墨不覺言多惟閤下察之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一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一校勘記

世忠知郝卞漏其謀（世忠二字衍）　獻書參政丈閣下（脫丈字）

宜脫畧明此（脫字衍）　基本單寡隕廢而易拔（廢誤作費）

李煜嘗規模自貶尊稱一本嘗下有觀字　當無顧避（顧誤作固）

炎興下帙九十二

起紹興九年正月盡其月

金人退還河南地

金人以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單曹州及陝西京西地歸於有司

韓世忠加少師揚武翊運功臣○舊校云按世忠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在紹興六年四月甲子見一百六十九卷其時但加少師而已劉光世加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爲陝西五路宣撫使張俊加少傅安民靖難功臣吳玠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岳飛加開府

儀同三司楊沂中加太尉保成軍節度使

祕書省正字汪應辰上書論當謹邊備

書曰○舊校云按汪文定公集此書作紹興八年五月所上今編九年正月內誤矣臣伏見近日虜改作金使在庭中外洶洶朝廷之上號令紛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息臣雖疏遠有以見聖意之動止也然臣私憂過計竊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既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議異既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憂此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議者往往以今日和好決不可成而成也或不能久臣以爲過矣請借秦以喻秦之謀楚也與之地借之師而約爲兄弟婚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宮歸我母兄復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其謀齊也與齊通和四十餘年未嘗接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不如是之久也若以爲虜改作金人出於悔禍效順之本意則臣所不敢信也臣聞前日王倫之行未嘗一詣虜庭此二字改作其廷闕此必有詭謀密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有愛於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順之本意哉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而翻然以與我和是何故也臣謂陛下誠以此思憂以此思懼則

將不遑暇食而謀之矣虜改作金使既去所宜深戒執事交修庶政申戒邊備以虜改作金雖與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厚資士卒襄寵諸帥以爲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之安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雖舉國非之而不顧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躁進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恥自立於羣小之閒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咸宜猶欲眾謀況其非乎導人而使諫猶恐不進況拒之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生孟軻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臥薪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虛己從眾常恐下情之無盡也兢兢業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臣且親見於聖世何至以中原改作

天下之大而下爲讎 刪此字人役哉

秘書省正字樊光遠上書論金人詭詐不足憂信實深可懼

書曰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憂金人之詭詐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也使彼出於詭詐則其術固止於是耳吾乃撫養東南根本之地嚴飭西北備禦之方亦可以爲國也夫何足憂近者金人遣使曰當與我故地士大夫凡有憂國愛君之心者盡言金人之詭詐也而版圖果歸職方是彼不出於詭詐而出於信實矣乃臣之所懼也將不止於得故地而已也凡其所謂歸梓宮歸兩宮者莫不次第以如其言其可信愈甚則其可懼亦愈甚且吾既已得吾之所欲則彼亦將得彼之所欲通和之使項背相望吾既空府庫以奉之河南之地賦租悉蠲吾又將竭江左民力以給之矣府庫已空民力已竭士氣已墮一言不酬金人改慮此臣之所以私憂過計而爲陛下深懼也夫有無故之福則必有無故之禍往年燕山六州二十四縣金人以兵取之來歸於我當時竭天下之力以賞之所得止數空城而已朝廷動色相賀而天下蹙額相弔虜改作金一旦改慮席卷而

南如寄諸鄰而取之此陛下所見也陛下撫此尼運
雖未獲受祖宗所全付然卽位之初河南猶陛下有
也旋沒於僞齊凡吾之所以經營攘斥者踰一星終
矣未能復尺寸之地今一旦得之於彼豈非無故之
福如往年之得燕山哉又將竭內地以實之敝所有
以事之可爲寒心矣廟謨深閎慮之當得已熟如臣
之愚未知所以善其後也臣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
而常以爲恥勿以甘言爲悅而常以爲憂勿罪忠義
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
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
庶乎其可也惟陛下不以臣人微言輕而留神省察
實天下之幸

汪伯彥復觀文殿大學士張浚復左宣奉大夫王庶劉
大中復端明殿學士

汪伯彥張浚王庶劉大中復職秦檜令臣寮上言王
庶劉大中之罪遂再落職初庶離行朝皆不見賓客
至蕪湖請知縣高某叙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爲
庶平日豪邁一旦議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問舍也
過池州有再落職之命乃寓居九江買田於敷淺原
之上徙家居焉

王倫權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

王倫藍公佐奉使金國至京師以金人已退地而去倫遂權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先是劉豫以陳東歐陽澈在建炎之初上書被誅於南京市乃倣張巡許遠雙廟之制建廟宇以祀之僞封侯爵至是倫令毀其廟而廢其祀

熙河路經略使慕容洧叛附於夏國

慕容洧以熙河附於夏環慶路經略使趙彬追及與洧戰敗之復熙河路洧遂奔夏國張中孚中彥自是歸朝矣洧環州人張浚富平之敗斬趙哲時洧背叛而去彬字彥中原州人劉錡帥涇原時彬爲慕容所紿叛去

知泉州連南夫上封事論和議不可信

得三京河南地肆赦天下赦到泉州知州連南夫以爲金人素持奸計恐朝廷墮其奸謀故謝表有曰臣持橐西清分符南海蔑著藩宣之效敢忘獻納之忠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莫知其是必有是不信其然豈其然固知既來而則安或且甯許以負曲有若食其之說無忘韓信之師願益戒於不虞庶免貽於後悔云云是時又有

聖旨指揮不得詆斥大金南夫繼上封事曰臣聞老子之言曰不信者吾亦信之又聞孔子之言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此皆大聖人之用心陛下納金國和議之約允蹈其言又聞信不足有不信又聞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此皆神聖通變之道易曰幾者動之微傳曰知幾其神乎大金素行凶詐改作善於行計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概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今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臣知陛下知幾有不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禍父母兄弟六宮九族咸被驅虜逮今十四年辱莫大焉使

太上聖躬無恙隨所割地全而歸之十四年羈縻隔絕之恨念之猶且心拆得梓宮猶不足爲恩得土地顧何足以爲恩乎況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恨於大金有共天之讎方且許還梓宮許還淵聖六宮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借使得所許彼何加損漢王語呂后曰使趙王有天下顧少乃女乎臣竊恐陛下天性孝悌方感其恩遂無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之志蓋用心不剛則四肢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爲陛下守四

方者是陛下十餘年寵將養兵殫財蓄力之意一旦積於虛空無用之地倒持大阿捧手而付之矣昔太祖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於此乎豈吾太祖行之而陛下不悟者乎昔唐高祖借兵於突厥嘗臣事之至頡利爲太宗所擒後世稱之爲英主陛下肯出唐太宗下哉臣伏見生靈戴宋幾二百年淪肌浹髓之恩視陛下爲親父母不幸舊染腥羶之俗視大金甚於仇讎韓愈曰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刪淪肌至此四十一字民情大刪此字可見大金豈不知之昔耶律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后嘗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死曰不可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亦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刪昔律至此五十二字許還之約安知不出於此乎使大金用述律之言則可竊吾太祖之言用之無乃不可是說也刪使大至此二十五字陛下聖性高明固知之矣知之則不信亦審矣然臣猶不能無疑者伏讀正月五日赦文曰戢宇內之干戈又奉聖旨不得詆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爲用范增之

說項王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可不鑒哉此臣所以昧死上竭愚衷願有獻納臣聞張良爲漢王借前箸以籌撓楚之權謀爲漢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遽欲效武王休馬放牛具陳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審如詔旨臣恐將士解體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然則計將安出臣方閉戶深念不覺大喜曰河南之復殆天授非人力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又曰機不可失願陛下因而圖之大事濟矣近聞彼國新主厭兵乃有此議臣謂使其果有厭兵之心正當乘其懈而擊之如其不然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陛下必知所決擇矣議者若曰強弱大小猶且不侔未易輕舉

臣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所謂在德不在衆漢高祖以亭長除秦暴唐高祖以一旅取孤隋光武接十二帝之統而起自單微以至中興今陛下復河南之地實以聖繼聖日新又新挺眞主之姿應帝王之運六師方張舊民協力抑又多助之至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臣聞陛下方遣侍從宗臣祗謁宗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正詩人徬徨不忍去之時也恐有扶老攜幼感泣而聽詔者

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戲笑甚於裂眥長歌過於慟哭天地日月亦必爲之悽慘鬱結陛下聞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歟與還地孰少孰多而我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者樂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爲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此皆精銳願戰之師彼皆悲歌感慟之士河南起而河北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孟子之言於今有驗曠世之舉不約而同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臣平居嘗謂不復中原則不可以立宗社不有四海則不可以子萬民今有機會遂得河南歸我首尾同

體豈不中應大河安得而閒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臣伏仰陛下英武天縱孝弟性成撫艱運於一紀來和議於此時然不知陛下願爲英武主乎願爲孝悌主乎臣昔守建鄴獲望清光首爲陛下陳堯舜之道非謂垂衣拱手坐視夫民而名堯舜也願陛下效漢高祖唐太宗之英武敗戎狄迎父母（刪此）六字改作取亂侮亡以成堯舜之道也今陛下俯首和戎（改作議和）端爲父兄是孝悌既如此臣願陛下乘機應變殄殲醜虜（改作席）卷兩河雪祖宗之宿憤擴天地之妖氛英武又如此使天下萬世皆仰陛下聖而不可知之神矣越

漢唐之所謂孝悌英武顧不偉哉其如應變於耳目之前或且經營於年歲之後皆在陛下雄斷如陳著龜而決期日月而已臣猶遲之昔李渤上平賊三策攻不失戰戰不失守固河南以連河北三策具存乃敢以獻歐陽修曰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進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師所取是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揮而取矣使新主果有厭兵之心事亦類此臣區區之心發於忠憤若謂不識大體不省幾事欲逃萬死之罪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方今堂下有耆老碩輔閫外有良將奇兵更乞睿慈付之公議熟計而行之臣不勝戰汗待罪之至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上表謝赦

得三京河南地肆赦湖北宣撫使岳飛具表陳慶曰

○舊校云以金陀稡編校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侯皆盟墨未乾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改作敵每不情而犬羊改作人多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懸猶之可也顧

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眾以安民迺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其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覩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備者進願定謀而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正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

遺史曰表詞飛幕屬張節夫之文也節夫字子亨河朔人豪邁尚氣節秦檜見之切齒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二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二校勘記

劉光世懇辭陝西宣撫使許之 脫此十二字應接於楊度使下

夫事而咸宜猶欲衆謀 沂中加太尉保成軍節應作夫事是而臧之猶卽衆謀

和好之可以無慮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勿恃獨斷之可以成物 脫而思至此二十一字

償之 償誤作賞

議者謂庶 謂誤作爲

當時竭天下之力以 秦檜見之切齒見應作讀